

语音里的亲情

周林

当下，谁手机里没有几个微信群呢？工作群、同事群、同学群、战友群、老乡群……可说到底，真正让人时不时就想点进去看看、说上几句的，还是那个名字最朴素的——家庭群。

我手机里就有好几个家庭群，有“大家庭群”，也有“小家庭群”。可有一个群，让我总觉得格外的不一样，就是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加上各自孩子的微信群，名字叫“相亲相爱一家人”。我爸妈年纪大了，用的还是老年机，都不在群里。

这个微信群刚建的时候，我兴致勃勃写了一段群公告，把建群的想法、用意都发了上去。没想到的是，大姐头一个电话打过来，笑着嗔怪我：“以后在群里，有什么话、什么事，直接发语音就行，你不知道大姐不识字嘛……”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咯噔，酸得说不出话来。

我老家是农村的。小时候，家里日子紧巴巴的，父母没做过买卖，家里没啥进项。大姐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三姐是70年代出生的，干活都是顶呱呱的好手。可家里孩子多，为了让我们几个兄弟姐妹能上学、能识字，她们俩把自己的机会让了出来。后来虽说也上过

几回扫盲班，到底也没认得几个字。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大姐打电话说的，不是要求，是无奈。

从那以后，语音就成了我们群里的标配。谁家遇到喜事，哪家碰上难处，在群里发语音，一句一句讲出来，我们这边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听语音真比看文字方便——不用盯着屏幕看，点开就能听，听不清还能回放，几句话反复听，就跟面对面聊天似的。

大姐的主意，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谁得空回老家看看父母，都会把群里这些日子大家聊的事，像播新闻似的“重播”给爸妈听。让他们知道：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不管人在哪儿，心都在一起，互帮互助，相亲相爱。

慢慢地，群里的晚辈、甚至更小一辈的“小不点”多了起来。刚学会咿呀呀说话，就爱在大人的陪伴下，在群里“冒泡”。“太奶奶，我想你啦！”“太爷爷，我给你唱首歌吧！”奶声奶气地一说话，群里立马热闹了起来，一条接一条地开展语音接龙，暖暖的、厚厚的——是乐的温度，也是爱的厚度。

一到逢年过节，群里像是炸开了锅。发红包、抢红包，祝福的话像雪花一样飘来飘去。给长辈拜年，跟同辈贺

岁，向小辈送寄语，每次翻看那些消息，都觉得——这个“家”字沉甸甸的、暖洋洋的。

记得有一年春节，三姐家才3岁多的小孙女发了条语音：“祝太爷爷太奶奶长命百岁，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祝……大家都要疼我哦！”小丫头绕了一大圈，给所有人都祝福了一遍，末了还不忘补上那句。稚嫩的声音一出，群里顿时沸腾了，满屏都是大拇指和笑脸。我们打趣说，是三姐在幕后当导演，可从三姐语音里的笑声都能听出来，她心里美得不行！

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一条语音传过来的不光是内容，更是心头热乎乎的情分。

大姐曾跟我说过一句话：“小时候，咱们六个围在一张桌上吃饭，挤在一个屋里睡觉，日子虽苦，可觉得爹妈在、兄弟姐妹在，就啥也不怕。现在各自成了家，各忙各的，但亲情这东西，不能弄丢了。不管走多远，在哪儿，遇上啥难事，只要咱们的亲情在，家就在。”

这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如今，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有的留在老家照看父母，有的在外打拼。可不管人在东西南北，“相亲相爱一家人”这个群，始终是

我们心里的那根线，扯不断。

有人说，文字不是更正式、更清楚么？为啥非用语音？

我觉得吧，文字是冷的，语音是暖的，语音里带着热乎气儿，带着说话人那会儿的语气、表情，甚至连呼吸声都能听出来。听见兄弟姐妹的笑，那种亲近劲儿，哪是几个文字能比的。尤其对大姐、三姐这样不识字的来说，语音不是“挑”，是“必须”。有了它，她们才能大大方方地说笑、参与，才能真正感受到亲情就在身边。

如今，我们这个群里的语音越来越多。有时一条几十秒，有时连着发十几条，我从来不嫌烦，反倒觉得踏实。因为我知道，每一条语音背后，都是一份牵挂，一句“我在乎你”。

说到底，技术只是个工具，亲情才是根本。只要我们愿意在效率和温度之间，多顾着点温度，家庭群就永远是那个让人踏实的港湾。

下次，家庭群里有人给你发语音，不妨认真听完，再回上一句：“听清楚了，您说的那事儿我记住了。”别看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比啥技巧都暖心。因为亲情，从来不需要多漂亮的话，只需要一颗愿意听的心。

越红尘

月嘉关

（接上期）

吕思催动内力游走全身，通体经络畅通，筋骨强健，通体无一丝不适，向刘彩奎道：“小塔黄当真是世间至宝，我的肩胛骨愈合了。”

刘彩奎双手合十道：“苍天保佑，公子终于痊愈了。只是那小塔黄不是已经被慕容飞鹰抢走了吗……我知道了，定是这悬崖上生有两朵小塔黄。”

吕思微笑道：“这悬崖上确实只有一朵小塔黄，不过我侥幸得到了小塔黄的根茎。”刘彩奎拍手道：“我明白了，这小塔黄的药效全在这根系之中。公子当真是有福之人。”

吕思道：“这小塔黄根茎的药效确实最强，但是，它的花朵也未必没有功效，只是强弱不同罢了！”

刘彩奎担忧道：“我瞧那慕容飞鹰的武功甚是高强，现在又得到了小塔黄的花朵，他若服下，内力必将大增，武林之中能胜他者更是寥寥无几了！”

吕思问道：“慕容飞鹰是何人？公主为何对他如此厌烦？”刘彩奎道：“他是三仙之首北斗仙尊的大弟子。三年前，北斗仙尊闭关修炼，让慕容飞鹰暂摄北斗帮帮主之位。这慕容飞鹰虽然只是代帮主，却存有称霸武林之心，他接手帮中事务后大肆招收徒众，且频频制造江湖事端。目前，北斗帮的徒众已经遍及全国，少说也有数万之众。”

吕思疑惑道：“他如此扩大帮众规模，朝廷为什么不加拦阻，难道忘记陈胜、吴广事件了吗？”

刘彩奎皱眉道：“这也是我没有悟透父皇意图的原因，父皇一向宽仁为

本，或许他不想多增杀戮吧！”

赵惜容道：“师傅曾经说过，圣上登基以来，做了许多善待百姓之举，因此我认为公主说得很有道理，圣上就是不想多增杀戮。”

赵惜颜点头认同道：“我也听师傅说过的！”

吕思的心中也有许多疑问：“北斗帮与白鹤门都在广收徒众，各自扩大势力范围，倘若任其发展下去，必会危及朝廷。汉朝也是因为起义才成就的霸业，怎能不加阻止，任由这些帮会坐大成势！”吕思心中虽然有不同的认识，但刘彩奎毕竟是当朝公主，因此他没有将心中的疑惑说出来。

刘彩奎一双妙目瞧向吕思道：“公子既然已经痊愈，我们现在就离开这里吧。”吕思道：“如果不是公主相救，我早已不在人世，大恩大德无以为报，他日公主若有吩咐，必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刘彩奎闻言，身体微颤，心想：“听他之言，是要和我分别了！”面上却毫无一丝波澜，道：“我现在正好有一事相求，不知公子是否应允？”

吕思正色道：“公主尽管吩咐便是。”刘彩奎娇笑道：“公子不必如此严肃，此事说来不难，你只需陪我去一趟郭家庄便可。”

吕思瞪大了眼睛道：“公主即使不说，我也要去找郭父。不知公主因何事找他？”

刘彩奎道：“我要亲眼瞧一瞧，为保性命而让亲生骨肉为他赴死之人生得是何模样。”

赵惜颜插话道：“此地不是久留之地，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

刘彩奎向外瞧了一眼道：“天色还没有黑透，等夜深人静的时候再走不迟。”

赵惜颜想了想道：“我明白了，此时山上下武林人士众多，他们大都对公子怀有怨恨，我们虽然不怕他们，但是也不想多增麻烦。”

刘彩奎道：“对于深夜出行，姐姐分析得有些道理，只怕公子另有考虑。”

赵氏姊妹都瞧向吕思，眼中满是疑问。

吕思道：“郭父老贼阴险狡诈，他若得知我的死讯，定不会提前防备，我们找他就容易得多。倘若他得知我非但没有死，反而因祸得福，势必要躲藏起来，到那时再要寻到他就难了。”

赵惜颜道：“公子说得极是。既然如此，公子继续男扮女装岂不是更好？”

刘彩奎道：“姐姐，此一时彼一时，公子原先改作女装实是因有重伤在身，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公子身体已经痊愈，而且武功更胜从前，怎可再作女儿装扮？”

赵惜容道：“我们姊妹资质愚钝，哪里会想到这些。我瞧公主与公子的神情，想必早有决断，我姊妹听从吩咐便是。”

（未完待续）



投稿邮箱:3304315815@qq.com

虚掩的清秋（外一首）

林永华

蝉鸣渐疏，将高举空中的盛夏
收进枝头的果实
我的中年，坠了坠

再次打开信箋
才发现文字放在蓝天
高远、辽阔，边缘伸进
枫叶的四分之一
晾衣绳上的心事已散发桂花的清香

天凉，要换一件怎样的清秋
轻响。抬头，几只归雁的啼鸣
浅浅地绣在窗棂上

这是恰恰好的时间
远方的秋风轻轻一推
体内响起一声吱呀
山，慢慢转过身来

夏日那一片树荫

夏天的交响乐
在村头小庙旁嵌入一枚休止符
二三十平方米的树荫
安放几张木椅，孩子们杂乱的脚印
偶尔安放某个中年人
渐渐舒缓的喘息
地上的小草被老年人的朗笑
压得弯了弯腰

有时，夏风过来摇一摇
树荫下的一口老井
荡漾起清凉的水声
老井养着几尾黄鹌哩哩的叫声
时不时吐出离乡人的相思
都说这口井水
村里头数它最清甜